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SEP 5 - 1982

S/PV.2343

1982年3月31日

第二千三百四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3月31日星期三下午4时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柯克帕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扎伊尔

凌青先生

吕克·德拉巴雷·德南特伊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沙马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诺瓦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5时2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3月 19日给秘书长的信(S/14913)

主席：根据以前历次会议就这项议程所作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安哥拉、阿根廷、贝宁、智利、哥伦比亚、古巴、萨尔瓦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印度、伊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舌尔、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索格洛先生(贝宁)、特鲁科先生(智利)、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罗亚·库里先生(古巴)、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泰勒先生(格林纳达)、卡里亚斯先生(洪都拉斯)、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兰高尔先生(毛里求斯)、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迈塔马-苏莱先生(尼日利亚)、冈西亚女士(塞舌尔)、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阮玉蓉夫人(越南)、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卢萨卡先生(赞比亚)、马沙伊尔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哥斯达黎加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

例，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后，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的邀请，乌拉巴先生(阿尔及利亚)、蒙德乔先生(刚果)、皮萨·埃斯卡兰特先生(哥斯达黎加)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对议程上这个项目进行审议。

毛里求斯代表第一个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兰富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夫人，我要向你并通过你向所有安理会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能有机会在安理会36年历史中目前的这个阶段在安理会发言，因为它现在同时面对着两个问题，涉及到被认为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威胁的两个地区。

让我一开始就讲清楚，毛里求斯代表团不是到这里参加这样两套会议议程上具体项目的辩论的。我们认为，作为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一个老资格成员，我们已经在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充分一贯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不是这个独特的集团参加这个一般性辩论的指定发言人——这个集团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用固定的安全信条把各个国家紧紧栓在一起的正式联盟。

我们的唯一地与联合国结盟，我们唯一的安全公约是联合国宪章——这个世界上唯一这样的条约，它的条款从第一条到第十一条是宪章序言的关于必须实现和平“以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的承诺的一个完整篇章。

还应强调指出，宪章不仅仅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公约——差不多是《圣经》意义上的——而且因此还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公约，就象黄金在有許多货币的世界上是压倒一切的商品一样。当然，宪章1945年签订以来，世界一直没有静止不动。新国家的诞生或复兴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已经使一些其他的公约——防务公约、互助合作公约、共同市场公约、文化公约、宗教公约、军事公约——应运而生，国家的

联合比当代历史中前36年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极力保护自己地区的安逸。

创始联合国的先辈们在拟定他们称之为“大杂烩条款”的时候，一定已经预见到这种条条中潜伏着祸福。因此他们在其中加了第一百零三条。这条的条文是：

“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之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我将不为提请大家注意辩论的这个方面而大声疾呼，因为在安理会审议它面前的这个复杂议程时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为了不使安理会负担过重，宪章敞开了许多通进其大厦的大门——直接谈判、多边谈判、区域性谈判。因此，它不能严禁那些宁可透过大门进来和宁可直接向安理会投诉的争执各方。于是，安理会现在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审议。

我已说过，我不打算直接就议程上的问题发言。我国代表团感兴趣的是我们所认为的第三个问题——称之为无形的问题更为合适——而那就是安理会本身和人们对安理会的信任日渐下降的问题。这种信任的下降正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我几乎无需加以强调。而且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可能变得比安理会面临的这些议题更具危险性。

假如我们在这两项议程的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国代表团感到，正是在这个具体范围内，安理会才能全力以赴地用事实证明，安理会能够并且愿意根据宪章赋予的职责接受眼前的挑战。而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行动驱散象烟雾一样笼罩在它四周的冷嘲热讽的乌云，这种乌云既损害安理会本身又损害整个联合国。当然，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自然界的烟雾会消失，但政治上的烟雾，就象我们在36年的历程中所痛苦地领教过的那样，却一直弥漫着，直到行动的意志非常坚决，足以把它冲破，才会云开日出。

简言之，我谨建议，可以初步地用这样的办法来做到，那就是把麦子同谷壳分开——在这个问题上是把概念同原则分开，把现拼凑的论点剔出。这些论点也许本身是扎实的，但它们在規定安理会权限的宪章原则中是找不到依据的。

例如，社会正义的概念，（这个概念革命者一直为之而战斗）理所当然已被宪章奉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道义上的目标。但是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它可以成为一个障碍，因为在安理会作出决议时遇到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分歧。

关于自由选举的概念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在确定什么叫民主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又是由于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把这种分歧硬塞进一项决议中，就会使得所建议的无论什么和平谈判都会瘫痪二十或二十多年。这一点是我们很不幸地已经认识到了的。

对联合国宪章所强烈地强调人权的概念，情况也是这样——但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又是归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管辖——只有取得普遍协商一致，它才能具有政治意义。如果情况不是那样，我们就会遇到各国把范围广泛的人权问题纳入外交政策的困难，只会使人产生混乱的矛盾心理。

从相反的方面我们发现了那些毫不含糊和无争议地成为安理会的基本支柱的原则：不干涉原则、自决原则、民族独立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各国拥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各国有权决定其社会制度，而且在凡是出现了分歧的地方，有权在国家一级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受外来意识形态的干扰——当然有权不受外来的军事干涉，并且各国有权不受外部的威胁或恫吓。

这些都是在宪章中明确阐明的安理会主要原则。基于这些原则，安理会可以成为屋前的拱门，通过这个拱门联合国就可恢复成为它的创始人和世界人民所设想的和平大厦。

结论：承认联合国宪章为世界上唯一的和平公约，承认联合国是使人类避免现在悬挂在全人类头顶上的一触即发的危险——核危险的最后一线希望，安理会就能恢复它的声望，并且它可以在它的双重议程上的一对项目的范围内这样做，这一对议程项目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最后，主席夫人，我同意在我之前的所有发言者对你的赞扬之辞。这个月对安理会来说是非常困难和微妙的一个月。我希望你会引导安理会使讨论中的问题得出积极的结论。

至于谈到你的前任、我们的同僚安东尼·帕森斯爵士，他马上就要从我们中间离去，我感到难过。尽管他长期以来就一直希望过悠闲的生活，我还是不相信他会这么快就开始过悠闲的生活。“一旦成为贵族就永远是贵族，而骑士当一次就够了”的格言不适用于安东尼爵士。

主席：我感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有代表不结盟国家发言的我的同事，在他们富有说服力的发言中都强调了尼加拉瓜所提出的控诉的根本原因。这个机构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同时也担负着判断是否存在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任务，因此有采取行动的权力。然而美国也确实自以为能削弱和阻挠与尼加拉瓜的正义事业有关的任何有意义的行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参加这一辩论，不仅是为了对处在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阁下所描述的那种形势下的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表示兄弟般的声援，他是这样描述这一形势的：

“暗地里对我们革命进行侵略的行径，现在已经使危机加剧到了这样地步，即对中美洲迫在眉睫的干涉已使我们不得不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S/PV.2335，第11页〕

我发言的目的是要向保卫一个友好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一切真诚努力表示支持。尼加拉瓜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奥尔特加先生强调这一危险时说，他的政府

“关于即将进行干涉的预言变得更有根据了。根据上面所说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断言，虽然美国公开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但它在那时之前已经开始采取另一手段，即侵略了”。〔同上，第26页〕奥尔特加先生还以毫不含糊和最清楚不过的言词说，

“美国政府必须正式明确作出保证：它不进攻尼加拉瓜，也不发动或煽动对中美洲的任何直接、间接或暗中的干涉”。〔同上，第32页〕

并且他呼吁安理会理事国

“抵制任何武力行动或威胁，对任何直接、间接或暗中的干涉行径进行谴责”。〔同上〕

尽管奥尔特加先生宣布愿意从第三十六届联大会议的时候起使中美洲避免冲突的灾难，美利坚合众国还是一直在使它威胁一个小国的活动升级。直到此时此刻，尼加拉瓜一直是这场威胁活动的受害者。美国的这种无端的迫害战术已被揭露，奥尔特加先生说：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甚至在这以前，早在1912年，美国奉行的政策就是错误的，这种政策在尼加拉瓜的反映，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武装干涉”。〔同上，第8页〕

我们认为，尼加拉瓜的威胁不能如同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所宣传的那样，说成是东西方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相反，我们认为，这纯粹是美国在它视为自己领地的这一地区加紧控制和进一步搞霸权的尝试。它使我们更加相信，凡是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起来反抗暴政、剥削和贫困，进行经济掠夺仍然是美国帝国主义优先考虑的目标。

其政府在这次危机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的墨西哥代表曾说：

“世界上很少有几个地区如此经常不断地发生外国以各种形式进行干预和干涉。也许再没有哪个地区如此持久地处于别人的主宰之下，以及在国内如此顽固地实行之永远摆脱不了落后和依附状态的压迫制度”。〔S/PV.2337，第17页〕

尼加拉瓜并不例外，其中大多数干涉以及这次干涉都要由美国负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向安全理事会发表了好多意见，提出了好多计划；然而，我们认为，美国既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美国的制度不会放过如此具有诱惑力的拉美的财富和市场；并且无可争辩的是，非洲和中东的资源也同样促使它产生经济掠夺的欲望，跨国公司是靠这个为生的。这种悲观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有过惨痛的经验，在这种制度里，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于贪得无厌的少数人的利益。但是由于1963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战胜了这一制度。现在众所周

知的是，煽动侵略尼加拉瓜的动机是这样的一个罪恶阴谋：制止桑地诺革命实现它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在美国认为是它的剥削领地的世界这一地区使进行变革的任何尝试夭折。再者，美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和上帝安排的。我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

美国政府的胡作非为不只限于进行隐蔽的军事干涉，试图破坏别国稳定，从事破坏活动和其他威胁；这些东西是有系统地出自于一个深深打上了反动世界观烙印并想镇压任何变革的反革命观点。美国代表在这个会议最生动地表述了这一点。她说，提供给尼加拉瓜的7,500万美元的援款并未影响桑地诺革命。这给人的印象是，对一个受内战破坏的国家的援助是一项要遏制然后破坏进步的桑地诺革命的根本先决条件。她坦率地说：

“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事实上我们确实希望——美国的支持会改变桑地诺领导对我国政府的敌对态度。可惜效果并非如此。美国政府——国会和行政部门——以自己的言行表明，它不仅尊重尼加拉瓜政治进程的主权和尼加拉瓜人决定他们自己政府的权利，而且我们愿意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支持尼加拉瓜的新政府，并帮助它克服内战造成的破坏。”〔S/PV.2335, 第41页〕

但是这位安理会的主席还说：

“不幸的是，桑地诺意识形态压倒了美国援助的现实。事实证明，在尼加拉瓜领导人的心目中，美国支持经济复苏和民族独立的事实不如成见那样有力；我们仍然是人类的敌人美国佬。”〔同上〕

据我们理解，在一个革命者对变革的态度与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之间不可能存在着矛盾；在社会和政治变革和国与国的友好关系之间也不存在矛盾。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雄辩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

“当我国的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尽管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历史的不一致性，我们还是认为——其实是建议——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尊重和合作的范围内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会见了卡特总

统。我们必须承认，就这样，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变得可能了。双方为了重新调整和改善而作出的这种安排，在1981年1月美国新的一届政府上台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同上, 第7页〕

一个进步的革命所取得的进步难道在任何方面对美国人民或美国本身有害的吗？安哥拉代表对这一问题作了以下回答：

“我不明白，开办学校、诊所和医院，给工农业生产援助以及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机构怎么就使尼加拉瓜成为对强大的美国的威胁，美国把这一威胁看得这么严重，以致进行种种大规模破坏，包括终止对尼加拉瓜的援助，计划建立一支秘密部队入侵这个国家，动员反动的国际和地区力量动摇该国政府，以及扬言要封锁该地区。”〔S/PV.2336, 第16页〕

我们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样一种危险，即美国所采取的变本加厉的侵略政策正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即在出现这些威胁的同时，还发出了类似的威胁。这些类似的威胁一方面是通过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总的来说是对阿拉伯人，具体来说是对黎巴嫩——发出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发出的。这些事实表明，目前有一个三路并进的计划，针对世界的三个最重要的战略地区。

我们坚信，美国在多方努力保持那种只有利于它自己在中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利益的现状时，正如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先生所说的那样：

“……与这个地区的现实是不脱节的……尽管有些人作出预言，美国政府政纲中对这个地区的威胁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日益发展成为可怕的事实。”〔S/PV.2335, 第11页〕

我最后要说，对尼加拉瓜的侵略就是对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侵略。就象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革命的人民，将永远不会允许帝国主义不断发动进攻；必须结束这一局面。每一个人都必须记住，我们与兄弟般的尼加拉瓜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完全是一丘之貉。

主席：下一个是智利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鲁科先生(智利)：主席夫人，我特别高兴在我的发言开始之前，首先最诚恳地祝贺你主持本月份安理会会议这个棘手的工作。在今天就要结束你主持安理会工作的这段时期，我们再次领略了你的智慧、才能与公正感——这一切都是对美国政府的声望和外交的巨大赞扬。

我极其诚恳地感谢安理会理事国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邀请我参加讨论尼加拉瓜提交安理会讨论的问题。

毫无疑问，南美国家的利益，包括我自己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影响，而由于中美洲的危机旷日持久而影响特别严重。

目前，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的不仅仅是美洲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与这一地区的国家进行有成果的密切合作中共同制订的)，而且还有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国之间的政治、人文、文化和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以中美洲为舞台发生的普遍的政治危机和政治性暴力危机将对美洲的其他地区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美洲体系的序篇是1815年在牙买加签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玻利瓦尔宪章，是1826年的巴拿马代表大会、1947年和1948年的利马会议、1889年的蒙得维的亚代表大会和1889年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泛美会议。年青的美洲共和国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实际可行的洲际团结合作组织。

所有这些国家早在1923年就在我国首都圣地亚哥讨论了将这种关系变为某种美洲国家社会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后不久在1928年就在哈瓦那成形，于是，开始了每五年定期举行一次的泛美会议成为一个制度。

1938年的利马宣言与1939年在巴拿马、1940年在哈瓦那和194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外交部长协商会议所产生的决议扩大了洲际团结的概念，并制订了美洲国际公法的基本法律原则，即“一个非美洲国家对一个美洲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主权或政治独立抱有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其他利马宣言签署国的侵略行为”。

正是根据这一原则，美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极权主义的轴心国断绝了关系，而与同盟国联合行动。

我上面仅仅是对拉丁美洲国家在联合国成立之前所作的坚决与可靠的努力作了个简短的和不完整的概述。这不光是因为这种努力是我们参加这一辩论的一个珍贵的背景和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且还因为它包含了对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美洲会议通过的决议的直接解释。那次泛美会议是1945年2月在墨西哥的查普尔特佩克举行的，它导致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旧金山会议的召开，而旧金山会议使联合国得以诞生。

在查普尔特佩克举行的美洲会议比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早两个月，后一会议是同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在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上，美洲国家一致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在该决议向旧金山会议提出的其他六个要点中建议在解决涉及美洲国家间性质的争端和问题时，要优先考虑用美洲的方法和制度解决，但应与当时正在建立的世界组织的方法和制度保持一致。

美洲共和国特别重视这一经验和它们自己的法律文件的众所周知的有效性。我已说过，这些都发生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因此，它们设法保证这个区域组织在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内受到保护，并在解决争端时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当然不损害安理会发挥自己的权威的永久权力，如果这种争执按照地区协定规定的手段处理后，仍得不到解决的话。

因此，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在把争执提交安理会处理前，争执有关各方应该采取和平手段，此外还可以求助于区域机构或区域安排。

因此，又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规定：参加区域协议或组织的联合国会员国应竭尽全力通过这种区域安排或依靠这类区域组织来和平解决地区争执，然后再提交安理会。

最后，旧金山会议同意列入新的一条——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联合国会员国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直至安理会采取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措施。

因此，如果由区域体系联结起来的美洲国家之间发生了争执，那么这个争执或问题应该通过实际生效

的美洲国家间的和平手段，或者通过区域组织提出。当然，如果区域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失败，安理会应能够立刻进行干预，提出解决的方案。无论何时，只要一个区域性组织成员国遭到侵略，这个成员国就可以不附任何先决条件立即行使它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直至安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和惩罚侵略者。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一致通过了该条规定，旧金山会议也确认了这条内容。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查普尔特佩克法案确立了美洲国家要团结一致对付侵略，和阻止这种侵略的手段。因而，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上达成的条款与联合国宪章完全一致，就象这两个文件都同在里约热内卢缔结的美洲互助条约完全一致一样，而美洲互助条约是在联合国宪章之后签订的。

我重复一句，旧金山宪章正式承认了美洲团结的有效性，使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种解决是大家所寻求的。而且多年来，事实已证明它是极为有用的，而且一直没有有什么可反对的。

事实上，一直到目前，在美洲体系范围内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没有一件给安理会造成了任何权限问题。相反，在这个区域性组织和这个世界组织之间总是存在着适当的协调。还应该指出，所有提交这个地区体系的问题都成功地得到了解决，使和平得到了保障，或是争执得到了解决。对此安理会是可以很容易地查明的。

维护和平的最好合作方法看来正好是利用已有的体系，这是一个每次都证明是最有效的体系。

我认为多哥代表和其他代表极为正确地指出：

“大家不会不知道有一个美洲国家组织，该地区的（提交安理会的这项争端的）有关国家几乎都参加了该组织。这些国家因此可以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第二版。”〔S/PV. 2339, 第23页〕

此外，自召开第十七次美洲共和国外长协商会议以来，这个问题总是先提交区域性组织考虑。该会议目前正在处理尼加拉瓜的局势问题。1979年6月23日，该协商会议的第十七次全会通过了受到尼加拉瓜执政委员

会现任成员明显的热情欢迎和感谢的决议，该决议如下：

“第十七次外长协商会议，

“考虑到：

“尼加拉瓜人民目前正遭受一场流血武装斗争的恐怖，这场斗争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与牺牲，并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

“那个国家执政的独裁政权”——即索摩查政权——“野蛮的行径，就象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所证明的那样，是使尼加拉瓜人民惨遭悲剧的根本原因；

“推动本半球关系的团结精神，使得美洲国家有责任尽一切努力结束流血，并避免使那场冲突旷日持久，继续扰乱这个大陆的和平；

“兹宣布：

“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完全由尼加拉瓜人民来决定；

“鉴于第十七次外长协商会议精神，解决办法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即而明确地取代索摩查政权；

“2. 在尼加拉瓜领土上建立民主政府。它应由包括反对索摩查政权的主要组织组成，而且这个民主政府要反映尼加拉瓜人民的自由意志；

“3. 毫无例外地保证尊重所有尼加拉瓜人的人权；

“4. 尽快举行自由选举，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保证和平、自由和正义。”

“决定：

“1. 敦促成员国在上述基础上，在严格遵守互不干涉的原则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以促进一个持久的、和平的解决尼加拉瓜问题的办法，不采取任何同这些基础背道而驰的行动，也不采取与一个和平持久的尼加拉瓜解决办法不相容的行动；

“2. 努力促进对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3. 只要目前条件继续存在,第十七次外长协商会议就继续开会讨论。”

我说过,这项决议是在1979年6月23日,美洲国家组织的第十七次外长协商会议上通过的。该会议尚未完成履行自己职责和权限的工作。

我发表这些意见是因为,我认为,这足以证明,拉美国家对谈论这个几乎直接影响它们、并已提交安理会的问题一贯表示关心是有道理的。当然,安理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权限不会遭到任何人的非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先提交给区域性组织去解决是适宜的。对这个问题,如同对其他类似的问题一样,不仅仅是适宜这样做,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如果真是这样做了,本会避免许多困难,缓和我们所听到的发言的调子,为达成谅解扫清道路,保障美洲共和国取得无法估量的成就,并使尼加拉瓜更接近区域性体系。该体系是由尼加拉瓜和其兄弟国家共同建立的。

在这方面,我们是真诚地关注的。集体安全和平解决争端的机构如果被错误利用是否也真的得到加强呢?用发表看来同采取被认为必要的紧急行动的必要性相矛盾的毫无结果、冗长的陈述性讲话来面对被认为迫在眉睫的危险,难道我们不会冒破坏安理会威信和联合国威信的风险吗?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特加·萨维德拉司令3月18日致秘书长的信件在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时强调,

“美国以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危险正在不断增加。”〔S/14913,附件,第1页〕

而且

“由于作出了这项干预中美洲的决定,如今一场大战乱已迫在眉睫。”〔同上,第3页〕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特加·萨维德拉司令13天前提出的指责已遭到了美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斯大使正式和彻底的否认,而且,两位发言人都重申他们打算开始一场可能会结束

争端和猜疑的会谈。这两件事使得我们有可能以少许平静心情来看待局势。

我完全同意墨西哥大使的讲话:

“……我们不能继续走两条不同的道路。对抗和谈判是相互对立的。让我们为双方提供一个取得谅解的机会吧。”〔S/PV.2337,第26页〕

不幸,在我看来,安理会举行这些会议反而有使尼加拉瓜和美国离这种机会更远的风险,因为此间已发表了接二连三的讲说,讲话中的舌战和过激情绪已遮盖了对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的真诚审议。有些发言,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发言则是对我们正在作出判断的地区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巴拿马大使唐卡洛斯·奥索雷斯、洪都拉斯大使,以及爱尔兰的代表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在安理会概述的主张可以,而且应该看作包含着项这个地区的国家应为之献身的艰巨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洪都拉斯大使重提了洪都拉斯外长在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上提出的建议。

我国希望有助于采取一项联合行动,这个行动包括严格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绝对反对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或穷凶极恶地利用国内的颠覆和恐怖活动来干涉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我们还完全、无条件地支持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就象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所规定的那样。

我希望用乐观的语调来结束我的讲话。我们已表示我们完全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不管干涉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为此,我们在我们参加的各个国际组织中已一再重申,我们坚决反对在我们看来是属于干涉或不能接受的高压手段。

同我们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一起,我们提请注意一个美洲国家的政府和一个欧洲大国的政府在几个月前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因为在这项声明中似乎暗含着一个干涉主义的目的,从而打开了一扇十分危险的大门,因为它能怂恿和加剧使用暴力,并使人怀疑萨尔瓦多政府寻找它认为最适用于它自己的国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权威和意图。

出于同样的原因，数月前，在圣卢西亚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十一届大会上，我们和我们大陆的另外二十一个国家，在只有三个国家（格林纳达、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有关萨尔瓦多问题的决议。在执行部分中，该决议表示：

“希望萨尔瓦多人民能在一个多元化制度范围内实现和平、社会正义和民主，使它的公民有可能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且，

“希望所有的萨尔瓦多人可以通过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进程造成一种和平与和谐的气氛。

决议还反对

“暴力和恐怖行动，以及任何构成违犯不干涉原则的行动。”

决议最后指出：

“根据互不干涉原则，萨尔瓦多国内问题由萨尔瓦多人民自己解决。”

我们十分高兴的是，这个观点得到了维护。因此，我们要向没有为暴力行动所吓倒的萨尔瓦多政府和人民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我衷心希望，相互对话、对现有问题进行有礼貌而平静的考虑、慎重从事以及更加信赖美洲国家已正式保证要予以尊重的国际机构和工具，将成为结束安理会一直在审议的紧张局势的最短，也是最有希望的捷径。

主席：我感谢智利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个发言的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夫人，我想在发言之前向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你们为我们代表团提供了参加安理会所审议的这个项目辩论的机会。我国代表团也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对你成功地指导了本月的安理会会议表示高度赞扬，这是你应得的荣誉，同时，也对你的前任、安理会2月份主席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表示高度赞扬。

象国际大家庭其他每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一样，我们正十分关切地注视着中美洲的事态发展。因此，我们对本届安理会就尼加拉瓜的申诉举行的辩论也十分感兴趣。我们认为，在该地区公认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中，事关重大的是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所赖以生存的，以及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前途所依据的宪章的原则本身。不结盟运动（我国是该运动的一位忠实成员）已不止一次研究了中美洲的局势，并对那里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固然，该地区国家的安全确实正在遭到损害，而这种事态发展现在已对国际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尼加拉瓜及时地向本届安理会提出它同美国之间的争端以及该国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要求，不能被赞扬为表达了一种应该据以指导所有各方的精神。

因此，我们希望利用这次机会也表示我们支持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在申诉书中提出的要求。我们还希望正式表示我们对墨西哥政府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感激之情。这个主动行动已经在安理会内外赢得了许多国家和理事国的赞扬。

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是，要使这个不仅同尼加拉瓜，而且同整个地区有关的问题得到持久的解决完全取决于是否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尤其是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拿尼加拉瓜（一个不结盟国家）来说，它的不结盟应该受到尊重。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各方应该不采取任何相当于侵略和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并应竭尽全力地请求通过和平手段找到解决任何争端的办法。

因此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将表明它们希望在该地区，包括尼加拉瓜，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愿望，不采取与上述原则背道而驰的行动，并真心实意地采取互惠行动，提出解决该地区争端的真正办法。我们还希望，美国为了一项将会进一步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和安全的方案，同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计划中建议的其他各方合作。

在这个时候来表示坦桑尼亚对尼加拉瓜政府使我们有可能参加中美洲问题的讨论的感谢，也许是适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欢迎尼加拉瓜国家元首在这次辩论开始时作出的积极贡献。在那次重要讲话中出现

的积极倾向和其中包括的建议已赢得了参加这次辩论的大部分发言者的钦佩。

坦桑尼亚政府保证，坦桑尼亚在这些艰苦的时刻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我们同样保证声援为争取真正独立而战斗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

安理会，作为一个负责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也同样能对正在作出的旨在实现持久和平和使中美洲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努力给予鼓励和支持。

主席：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个是马达加斯加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夫人，在一定时间，安理会的来宾可以表达他们对主席的祝贺，这已成为此间的一个惯例。马达加斯加代表团很高兴这一惯例得到某种传统的支持，并很乐于在3月的最后一天向你，主席夫人献上我们的衷心祝愿，祝愿你行使崇高的职责中取得成功，同时我们还对邀请我们参加这次辩论的安理会理事国表示谢意。

不久前，那些表白为一种极端地区主义的人通过对宪章条款的解释，声称在某个地区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唯一有权发言的是那些属于该地区的国家。有人甚至说，某个特定的地区性问题的解决必须不可避免地通过所谓在程序上或实质上与之有关的各方的默来实现，从而立即就把联合国撇在了一边。

现在，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上，哪一种问题能离得开全球解决办法？在我们创建的国际社会中，除了联合国，又有什么机构能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球解决办法呢？支持任何相反的理论都将等于是提出了整个国际社会所没有同意的权利要求，而且也等于否认国际社会所授予的权限。

如果某个问题仍可以要求实现地区解决，它可以按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处理。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任何抵触的。但是，当事关我们提到的根本原则时，我们认为从一种颇为不同的角度承担我们的职责是合适的。

在整个辩论中，所有各方都确认，拿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象中东、非洲和印度洋这样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来说，严格执行某些熟悉的、但被排外主义冲动所掩盖了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大家都宣布要忠于不干预、不干涉、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各国有责任进行有诚意的谈判、各国人民有自决权、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这些原则执行得怎样呢？历史作了回答，而且还将在今后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革命指挥官丹尼尔·奥特加·萨维德拉先生作出的冷静的陈述和有说服力的分析已证实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并使我们确信尼加拉瓜的指控是有道理的。

确实，尼加拉瓜的要求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在它的领土上，破坏活动愈来愈频繁，它要求有关政府采取行动，制止那些正在外国受训、接受武器并得到资金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领空受到侵犯是公认的。新闻界对其领土上秘密活动的资金来源已不受限制地发表了评论。尼加拉瓜政府已要求对此负责的官方部队和官方机构制止他们这种应受指责的活动，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绝对正常的。

根据历史先例和鉴于我提到的这些行动表现出来的不同政治选择和倾向，尼加拉瓜政府已确信，新的干涉正威胁着这个国家。因此，它自然要求向它作出保证，要求正式否认进行封锁或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仍有效的公开声明。为了国家、地区、以至国际安全，尼加拉瓜除这些要求外还提出了举行谈判的建议。我们认为，不接受这个建议，继续对尼加拉瓜政府采取恐吓行动，并破坏它的稳定将会是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一种态度是同正在宣扬的东西不相容的。有人企图指责尼加拉瓜领导人只不过是破坏该地区稳定的假设性的国际图谋的一个环节从而诋毁他们，这也不会使任何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因为稳定的概念尚待下定义，因为我们还不清楚，究竟谁想从中得到好处。

当然，谁也不能承认，为了设法孤立尼加拉瓜或拒绝同它对话，应该借口尼加拉瓜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安排其国家的防务力量、加强它的安全以及更牢固地保卫它的革命制度对它提出指控。这个革命制度对为

反对它而部署的人力物力的性质和实力是有清醒估计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先生的主动行动将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们也同意他在建议中提出的目标。他的建议包含了一些旨在促进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缓和、稳定和发展的措施。我们同意，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改善应该建立在有计划地举行对话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墨西哥总统的主动行动将是检验所有各方的诚意、他们是否表里一致，以及他们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和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上建立一种政治关系制度的决心如何的试金石。

不应当做任何破坏或阻碍这一主动行动，使之不能成功的事。既然所有各方都已公开表示赞成使中美洲的政治气氛和习惯来一番必要的改变，那么使所有各方支持所预期的谈判（而不抱有任何霸权主义的别有用心）应该是向这种改变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应该应用它的一切权威和一切声望支持这一主动行动。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能够懂得尼加拉瓜领导人拒绝让人把尼加拉瓜列为一支地缘政治后备力量或列入任何大国的战略疆域的心情是真诚的。当他们拒绝接受对他们的主权和独立进行的屈辱性限制所包含的那种观念和先决条件的时候，我们也是理解他们的。

同那些支持尼加拉瓜和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人民的国家一样，我们也希望为联合国宪章和它的原则、为声援为争取尊重他们的选择、为保卫他们革命成果而战的各国人民、为一个由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占统治地位的新世界的到来而大声疾呼。

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再次发言的权利，如果辩论出现新情况的话。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个发言的是哥伦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主席夫人，我希望感谢安理会和所有理事国同意让我参加这次辩

论，我国感到高兴的是有你这样一位杰出的人来主持安理会的讨论。你严而不偏不倚，担任主席是当之无愧的。你那种通情达理、有理智的品质保证了这一点。

这次安理会审议的是，尼加拉瓜对美国政府提出的控告。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已谈到了他的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入侵，并警告人们注意此事给这一地区和世界构成的危险。

我以尊敬和关注的态度听取了萨维德拉司令的发言，而且我还倾听了在试图准确地分析尼加拉瓜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问题时在此间作出的解释。

美国政府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在她的一段发言中说：

“美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入侵任何国家，我们已……多次作了这样的说明。美国谋求在中美洲实现和平。”〔S/PV. 2335, 第48页〕

我国政府认为，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的话如实地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意图，因此，它将根据美洲团结的历史和它对区域体系和联合国所承担的义务努力谋求解决。

尼加拉瓜驻哥伦比亚政府的大使唐鲁道夫·阿旺萨·萨利纳斯已要求我国政府在这个讲坛上表明哥伦比亚在保卫不干涉别国内政或外交事务问题上的立场。这就是我要求发言的原因。

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各国的主权和政治独立。这个前提的直接结果是：所有国家有责任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外交事务。换句话说，就是完全彻底地遵循不干涉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概念。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还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干涉活动，比如政治或经济干涉。国际法不光保护领土完整，而且还保护其他重要的合法权利，比如一个国家的自决权和政治独立权。因此，一国采取违背另一国或其政府意愿的行动应该被看作是干涉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否得到了针对领土完整的武力或威胁的支持，而这个政府是根据

有关政府组织法的国家宪法合法地建立或选举产生的，它对其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加以调节，满足其人民的需要。

因此，当一个国家或一批国家公开地或隐蔽地企图通过干涉另一国内政的办法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别人的时候，就存在干涉问题。

由于这一切原因，哥伦比亚不干涉任何一国内政，并且反对干预任何一国作出的自主决定。为了在一些情况下谴责干涉，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支持干涉而把这个概念分割开来，我们是不接受的。当然，遭到另一国或一批国家直接、间接或隐蔽干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以其认为合适的方法保卫它的主权。

国家的历史证实了它在国际关系这些方面的地位。所有的政府，甚至那些有着不同政治纲领和哲理的国家都一致同意尊重不干涉原则，不管干涉的根本原因或目标如何。

如今，尽管干涉形式多种多样，尽管出现了把与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不同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尝试，哥伦比亚的民主制有着政治稳定，和在我们的行政管理中通过举行定期的选举来和平地变换意识形态的杰出记录。在举行定期选举中使选举制度不断得到完善，选举已成为真正表现有各种倾向的全国多数人的意愿的一种形式，就象几天前发生的情况那样，有数百名公民通过他们同胞的自由和多数投票选举，被选为国家参议员、众议员、省议会和各城市评议会成员。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证实，哥伦比亚的民主制平静而又以应有的力量保卫了国际法的那些关键原则。

当然，区域性机构是现阶段为已提交安理会的严重问题谋求和寻找解决办法最合适的机构。多哥代表最近已强调了这一点。

看来很明显，美洲大陆的居民对有时使他们陷于分裂的争端的细节更加了解，也更有能力去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因此，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个通过庄严的承诺把我们联结起来的区域性体系。尽管这样，哥伦比亚还是承认各国政府有权将它们的问题提交给安理会，虽然我们认为，首先将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做法会削弱这个区域性体系，因为本来是应该在把问题提交安理会之前，先提交给区域性体系以谋求谈判合适的解决办法。

洪都拉斯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它提出了值得研究的解决办法。以不同的形式，但却根据的是我们拉丁美洲人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理解比别的大陆的人要清楚这一同样的理由。墨西哥总统已表示愿意为谋求解决办法而进行调解。所有这一切表明，虽然原理已臻于完善，但旨在避免有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先发制人的程序，使各国人民享受自决成为可能的程序削弱了。如果我们将安理会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个地区所出现的结果与充斥美洲体系图书馆和联合国图书馆的许多文件的内容作个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我们特别注意和感兴趣地聆听了巴拿马代表的发言，他的建议的若干方面同寻求和平的与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国家的决心不谋而合。

我国代表团同意巴拿马代表的发言，因为在提到必须保证不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尊重每个国家对其国内制度的自由选择的时候，他说：

“这需要通过具体的和多种措施，尊重各国间的领土边界和它们各自的主权，而不以任何方式破坏该地区，或其中任何一国的内部体制的稳定性，也不允许利用某个国家的领土发动破坏别国稳定的行动，做非法的武器买卖，训练或是运输作战人员。”〔S/PV.2339，第8页〕

有趣的是，在自然领域应用科学与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为造福人类的重大变革打下了基础的时候，社会科学——人类和平相处的本领——却没有多大进展，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了强加意识形态、政策，甚至贸易交易，宁愿使用武力而不是使用那些使我们有别于非人类的动物的唯一途径：智慧、灵魂和理解能力，以使各国人民能够和平相处，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极为不同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

因此，哥伦比亚对军备竞赛、不断膨胀的世界武器生产以及这些武器的买卖感到关注，无论这种买卖是合法的——公平谈判的结果，还是秘密的，都是有利于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对按各自的宪法选举的政府的程序有异议，他们正在试图用武力、颠覆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用干涉他国事务来动摇这种政府，尽管这种政府显然恪守国际法准则。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总统胡·塞·图尔瓦伊·

阿亚拉和奥斯瓦尔多·乌尔塔多·拉雷亚最近在厄瓜多尔国家元首结束对哥伦比亚的访问时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他们在其中提到中美洲的问题时指出，他们对美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复杂性和规模的想法一致。而中美洲要求找到能够为发展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创造条件的长远的解决办法。他们说，他们反对外国干涉本半球的这个受到暴力骚扰地区的冲突，并表示希望萨尔瓦多通过民主手段找到解决其内部问题的办法，并通过尊重不干涉和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来恢复和平。

哥伦比亚总统在对厄瓜多尔总统的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教皇保罗六世对和平所下的定义，他说，和平的新名称是“社会正义”。他说：

“只要存在着今天在我们的领土上所存在的那种由于在民主资本主义下会产生现象所造成的状况，就不会有社会正义。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民主之希望壮丽的大厦倒塌的话，我们就应该立即改变这种状况。”

实现和平需要付出牺牲，但这是建立秩序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先决条件。正义要求：为了使民主能继续存在下去，那些从民主获得最大益处的人要理解民主，还要求民主适用于那些正在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以建立一种积极的、直接参与的、统一的民主制度来捍卫民主、保卫民主和强化民主的人。

我们宁要以多元论的观点，通过和平程序，从事谈判、对话和运用想象力来建立和平共处，而不要干涉、颠覆或诉诸武力。

购买武器的钱可以用于发展和改善我们人民的福利。人民的进步、教育、健康和安全的我们美洲人民生活中的大事。

如果今天的几代人不能作出积极的改变目前过于民族主义和自私的国家观，不能与多元论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和平合作，如果我们决意要伤害我们的年青一代，煽动他们进行战争，历史将会在评价地球上的我们这个时代时非常严厉，因为这是一个科学向全人类的进步敞开了奇异的窗口的时代。

主席：我感谢哥伦比亚代表对我的赞扬。

下一个是刚果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德乔先生(刚果)：我们认为刚果代表团被允许参加这一由尼加拉瓜要求进行的辩论是很荣幸的，而这一辩论是在你，主席夫人担任主持安理会工作这一崇高职责的时候举行的。

这一想法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个考虑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由于刚果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保持着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相互获得真正的利益、相互严格尊重对方的独立、领土主权和荣誉的基础上的，我国代表团有完全正当的理由愉快地看到你主持3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其次，由于你的国家在美洲半球所起的作用，你的国家特别同尼加拉瓜国家首脑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有牵连；在我们看来特别合适的是，一个有你这样的经验的美国常驻代表有机会在这个论坛上直接了解应该在这样两者之间建立的关系：一方面，象本组织宪章中所规定的那样，必须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卓越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肩上，另一方面，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参加由于必然带来权利的冲突而需要精细处置的问题所固有的危险。

刚果代表团认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如果确实需要理由的话——证明尼加拉瓜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控告是有道理的。

第一，我肯定，任何人都会回想起不久前美国报刊透露了一项计划，据说这项计划是华盛顿为了使尼加拉瓜的局势不稳而策划的，计划原定利用不合时宜的前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打手，这些人目前在一个邻国避难。具有各种见解的观察家都相当正确地认为，这个邻国是入侵尼加拉瓜的跳板。

第二，桑地诺政府已经宣布，美国飞机在其国家领土上空越境飞行，目的是为了拍摄尼加拉瓜的军事目标。

第三，人们最近一直能够看到，这个国家边境事件日益增多了——毫无疑问，这是更大规模行动的前奏，这个行动可能是针对尼加拉瓜人民所自由选择的制度的，而尼加拉瓜人民是在付出了与不让他们有任

何其他选择的凶恶敌人进行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一代价的情况下自由地选择这些制度的。

今天，世界痛苦地亲眼看到中美洲的紧张局势危险地有增无已。在那里，一个英勇的、不怕牺牲的小国萨尔瓦多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面对着中美洲目前所形成的这个动乱的大漩涡，无论什么地方和平受到威胁都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的安理会，难道能够漠然处之而又不会有被指责为患了选择性健忘症的风险吗？不，恰恰相反。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将明智地把这场辩论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崇高职责联系起来，从而使冲突各方能够回到实现公正与持久的解决所必不可少的和平谈判道路。

让我们不要忘记，最糟糕的政策方针常常最后使任何消除危险的可能性告吹。

关于自上星期四以来安理会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果代表团确信，由于尼加拉瓜以及其他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情况，它至少产生于这样两类因素：一类因素是某些超级大国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而推行的武力政策、武力解决方法和诉诸武力的行动所构成的持久的危险；另一类因素是，在具体涉及睦邻关系和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权不受外来干涉作出选择时，不能遵守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诉诸武力的做法本身就引起战争危险或使战争危险旷日持久，而这是联合国宪章所正式谴责的。大家知道，联合国宪章的序言规定，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把后代从战祸中解救出来，并决心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

不结盟精神把这一点作为它的一个基本原则，不结盟精神拒绝任何集团政策，因为它使小国和弱国处于从属地位，并使它们受制于军国主义的可疑要求。以自由为名的讨伐，念念不忘的根本不是有关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是某些国家想获得权力的欲望和野心。这种令人不安的对抗逻辑的结果就是向压迫人民的寡头政权提供援助和帮助，而这些压迫者逼得人民别无选择，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来恢复遭到无耻的寡头统治掠夺的劳动群众的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

因此，我们希望在这里对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表

示无限钦佩，他们毅然决然地最后摆脱了索摩查家属的控制，在他们国家实现了正义和民主。对于这个国家的英勇人民为成功地推翻一个得到外部非常强大的势力支持的独裁政权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我们记忆犹新。

我们认为，在中美洲并不存在有关据说是尼加拉瓜构成的任何危险的确凿证据，而美国则希望以这个危险为借口为其对这个不结盟国家有所动作辩护。我们认为，尼加拉瓜必须在不用担心它自己的事务会受到外来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行使其主权，正如联合国大会关于不容许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所规定的那样。

1981年12月9日通过的联大第36/103号决议规定：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理由干涉或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
〔大会第36/103号决议，附件，第1段〕

这项决议列举了某些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所有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一个国家拥有自由决定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项决议还呼吁各国：

“……避免从事任何旨在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诽谤运动、诬蔑或敌意宣传。”〔同上，第2段，II(j)〕

我们想要着重提出的第二类因素是有关遵守那些指导国际关系行为的原则和准则的。

以和平共处为前提的睦邻关系，包含了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文化含义，从而构成一种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实现和平与进步的保证。对于在不发达状态中挣扎的弱国来说，睦邻关系是团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力量的象征，而且能够成为一股非常强大的威慑力量。就象由于具有相互补充的有利条件它甚至有可能建成一系列客观而实用的联盟那样。

因此，目前中美洲处在动乱之中，这种动乱引起了象刚果人民共和国这样把睦邻原则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的国家的严重关注。

德尼·萨苏-恩格索总统目前对刚果在中部非洲

的邻国所奉行的政策，证明我们坚定不移地恪守这一原则。

很遗憾，世上还有——我相信不会没有——这样的挑拨者：他们把各地都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幸事件别有用心地归咎于那些选择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国家。难道我还有必要重申不管我们之间的政治选择有什么不同，所有这些捏造永远动摇不了刚果人民与其邻国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的意志吗？刚果革命不是可以出口的一种商品。自由决定其社会结构改革的性质以使其适应人民所希望的本国历史的方向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刚果人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兄弟般的邻国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进步是无法取得的。因此，我们说，严格认真地执行睦邻关系原则成了萨苏-恩格索总统的外交政策非常坚实的支柱之一。

今天中美洲发生的事情，也确实是非洲某些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非洲这些地区，某些外部力量认为，取代各国人民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打算借此较为轻易地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顺从。

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属于它的人民，并且只属于它的人民，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合法性的问题是不能以任何其他观点来提出的。人民有权反对压迫。这是南部非洲自由战士开展的一场斗争；正是这场斗争使得如此高尚地进行这场斗争的尼加拉瓜人民能够开创一个自由、民主和尊严的时代。

四十年代欧洲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法国和美国革命，就是这种争取解放斗争的先驱，因此，今天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的人民参加这一斗争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想真诚地表示希望，在中美洲，在和平与安全由于不宽容和误解而受到危害的世界其他所有地方，一切对人民的命运负责的人都将诚挚和真诚地同意，为了建立和平与谅解的气氛这个唯一目的而集中一切力量来实现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只有从有关社会的最大多数人的合法愿望出发才能理解。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表示确信，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带到这里的信息，只能是一个非常懂得和平与

自由的代价、伸出了双手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表达的和平信息。

主席：我感谢刚果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拉巴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夫人，首先我想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祝贺你在3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职务。我也祝贺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帕森斯大使在上个月如此出色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夫人，你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正是从这个国家的诞生中，我们发现了独立和自由的理想。这些正是其他国家人民同意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未来中奉为信条的理想。

无论是殖民统治的受害者还是少数压迫者掠夺权力行为的受害者，无论是被迫保持沉默的人还是镇压暴力的受害者，第三世界压倒多数的各国人民都面对着同样的一个实行剥夺和掠夺的制度。因此，很自然他们已决定进行斗争以重新获得他们的自由和行使他们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用任何其他什么措词来描述他们今天的斗争，也就是要否定争取解放斗争的推动力本身；就是忽视民族解放现象的深刻意义——那就是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权利与自由。

各国人民有权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保卫他们在斗争中取得的果实以及加强他们的独立。这种权利是不结盟运动据以建立的基础，而且正是通过这一基础，它的成员国的团结得到了加强。

中美洲地区局势的最新变化和外国可能干涉尼加拉瓜这一风险所固有的危险，是对不结盟运动那一神圣原则的严重违反。因此，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一直是不结盟运动关注的问题之一。

不结盟国家在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危机的发展表示关注的同时，每次都始终一贯地呼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它们还一贯地指出，危机的解决在于严格地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

的原则和宗旨，特别是那些与不使用武力、不干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所有民族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最后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有关原则。

安理会目前这些会议的召开，证明当前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遍存在的局势的严重性，也反映该地区各国人民对区域的和平与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所受到的严重威胁的关切是理所当然的。

外国干涉危险的不断增长和可能加剧该地区现存紧张局势的不断增加（该地区遭受的苦难已经太多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感到不安的根源。受委托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的这些会议响应了主权和独立正受到威胁的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合法关切，这些会议还响应了对国际社会要确保该地区各国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得到尊重的愿望。

这场正在中美洲地区引起动乱的危机，基本上是几十年社会非正义、暴政、社会歧视和贫困的结果。这几十年所引起的斗争，是以生活的权利、得到尊严的权利以及各国人民充分参与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的权利的名义进行的。正是因为这些斗争象征着获得所有这些权利，所以这样的斗争不可能对别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恰恰相反，它们对加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必须本着这种精神——我重复一遍，本着这种精神，看待尼加拉瓜人民以沉重的代价和流血牺牲胜利地实现的变化。

在欢迎尼加拉瓜出现新纪元时，国际社会欢迎的是自由和社会正义战胜暴政和压迫的胜利。欢迎尼加拉瓜革命成功，这个地区各国人民欢迎的是战胜剥削和社会非正义的胜利。

中美洲局势的恶化，连同对尼加拉瓜的威胁，已经引起正当的关切。尼加拉瓜正在受到严密的监视，使人们有充分理由担心会发生迫在眉睫的危机。面对暴力的升级所带来的危险，特别幸运的是，已经为实现和平采取了主动行动。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

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已经带了一个和平信息到安理会来，这个事实就是这种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迹象，而且无疑是最有意义的。

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征兆，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已经为和平解决争端和扩大通过谈判取得解决机会而投入了他的全部聪明才智和墨西哥的全部外交努力。尼加拉瓜和古巴已经表示支持墨西哥建议，这使我们确信，这个主动行动已被广泛认为是明智的。

这次辩论开始以来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这些和平的、平心静气和负责任的发言使我们相信，所有发言的人要为之献身的联合国宪章原则将占上风。

通过响应尼加拉瓜要求和举行目前的辩论，安理会当然已经了解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因为局势有着进一步威胁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种子。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尼加拉瓜领导人对我们的宪章的信任和他们对其基本原则的献身，这个机构就这一次没有被请求审议一项对和平事实上的破坏，而是被请求行使它的权威来防止一场危机和防止走向威胁和诉诸武力的危险趋势。

因此安理会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警觉地保卫宪章的不可改变的原则的作用，并完成它的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安理会现在还可以采取行动使它今后不会在有人犯下了一个不可挽回的行为之后，被再次请求为同一项议程项目开会。

因此，人们希望安理会将以发表一项有力的原则声明和提请人们认真考虑声明的强烈呼吁来结束它目前的辩论。按照该分区各国人民渴望和平与进步的愿望行事，安理会将满足一个因紧张局势的加剧而震惊的国际社会的期望并认识到和平的不可分割的性质。

我国代表团保留在出现其他情况时在这一辩论中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的赞扬。

这次会议到此为止。安理会下次会议继续讨论该议程项目，时间将在与安理会理事国商量后确定。

晚7时40分散会。